柈湖文集

柈湖文集卷第三

巴陵 吳敏樹 本深 著

孝經章句序

孝經與論語並重自古然已論語者門弟子各記所聞孝經則專出曾氏其文明見曾子矣曾子以孝聞而獨傳孔門之宗後儒於其門人所出之書獨推尊大學謂孝經其義未深非其至者不知古人尤重此書自漢以前已列爲經大師章句代有承傳近儒論出遂不知重致使書賈之家竟無專刻敏樹幼時受讀乃是小學行本列在馬融忠經之後失論語問孝孟懿子武伯子游子夏之徒所語皆一身一家之事大學老老興孝以平天下中庸舜大孝武王周公達孝始擴言之與孝經合列之小學實爲不倫況孝實兼忠經屢申之馬融何人也妄别爲經其人事行尤

醜穢故當投之門牆之外而乃用其書以訓童子乎自是之後孝經益無讀者矣近見湘鄉羅羅山氏講學以救時弊乃有西銘講義之作始大怪之西銘言乾父坤母四海之人皆爲兄弟民吾同胞物吾同與其言似乎大矣程子用之以敎而冒其似者浸而爲西人天主之學朱子慮乎其箭力持理一分殊之辨而其本文故未有以異也故由是而爲之則必有响响爲仁持齋戒殺之事且其爲道又無本之甚也無本則悖故經云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悳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其同爲人而謂之兄弟固無所用吾愛用吾敬而齊父母於凡人又悖之悖者此大亂之所從生也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蓋天下之人固無事於

吾之親教之以孝弟而天下治矣制民田產教之樹畜道胥由乎此也孰與夫忘失本原棄絕父母以為大道者哉愚今特行此經據唐時官本斟酌章句頗有損益蓋世變之所趨抉而正之非徒以辨於學問之途也其分章名目如開宗明義等愚所不取今皆除去略為十又九章云

論語大學中庸考異別鈔序

余讀仁和翟灝論語大學中庸考異之書別鈔而論訂之而大學翟氏未列古本及諸儒所考正錄未全者竊欲補出而未卽為衰老多疾怠廢日深而湘陰郭筠仙中丞促取其書將自官局刊行之以質學者迺檢校字句謹依

欽定戴記補鈔大學並及中庸帙成付之蓋讀書者稽古也先知古訓源流乃明朱子作集註與古書參行以備學者之采擇卽近而二程張子皆存其異而不必強與之同

蓋以爲吾心之所安在是而不敢竟以爲必然也自時文取士法行功令定主集註以一趨尙而天下之士或者苟就功名不復問學因陋就簡論語不知有何晏舊書釋文三論文字之異戴記中遂去大學中庸之刻其謬甚哉嗚虖學者徵獨不能稽古也卽欲眞知集註之所以是而又烏從而辨之願勿驚吾書爲異而一讀之則幸矣

春秋三傳義求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取之竊嘗以謂春秋之學惟孟子獨得其傳故其言如此惜乎其不爲書也則又竊意孔氏之門其受經於聖人者必得魯史本書與經文並傳之聖人刪削筆正之義可卽讀而知也而其條目必亦無多雖以相講授未嘗

別爲之書孟子春秋之學其或如此者耶漢時傳春秋之學五家騶氏無書夾氏未有書不知騶夾之學何如者也其三家若公羊氏穀梁氏遇文說義都若不知有本文者左氏習於史矣而其所得魯之舊篇見於隱元年費伯帥師城郎之類及獲麟後續經諸條而詳核傳中又似左氏所見僅在於此而實未見其全也此春秋之學所以至今紛紛也蓋嘗論之唐以前三傳分而蔽於專家之說唐以後三傳合而亂於鑿空之言此經之所以難知也往時胡氏立在學官人皆排議而欲黜之而矯其失者或欲盡反唐宋人之解或以左氏史書信之太過而又非也獨桐城方侍郎所著通論直解之書比較經文頗多通曉而疏於左氏每失事情是欲以經知經而亦不能也夫三傳者經之所自傳也而左氏者事之所主也於今既莫知經義之

所定取矣則豈得簡略以爲之哉凡經之有其文者不可謂其無與於義而不之察也凡傳之有其事者不可謂其無與於經而不之詳也詳之察之苟心知其故矣則事之宜於其文者吾則知之而其所以異同者吾且見之則聖人之意其可得言乎雖有陳義甚高按之事與文而未見其果有以然者傳者之言學者之所熟聞也吾猶不謂之義矣其或微言與旨傳之所不言時索而得之幸未嘗不證之於傳以知經之所由然則於求義斯近之矣夫功令主左氏者以其陳事之多而主於史也其書善讀之可以多通於經而公羊穀梁氏之所以言經者人或徒辨去之而未能得其意也余竊不自量而欲切究於斯會來瀏陽爲學官學中師弟子講習之事久廢余愧弗能舉用其日月撰具是書名曰春秋三傳義求蓋今學者而欲知春秋

者其人鮮矣余之爲此亦古博士文學修治章句之職云爾然而通人達士必當有取爾也

周易註義補象序

易者伏犧始作仰觀俯察圖畫物象其時畋漁甫興書契未有葢以遠萬物之害可以禦其不若若今之爲符畫者寫天地水火風雷山澤之情狀使無所避而物不敢犯以全生人之命既而重出其卦因繫之辭爲卜筮以前民用掌之官以決大疑未及乎民閒也三代傳序各有其書而周易出於文王孔子闡知文王之文五十學易期於寡過而又贊焉文王蒙難孔子旅人其時同也孔子知文王之辭示人至切而世無傳者決天之不喪我顧不常以語門人慮人之尙鬼神而好災祥也秦火以卜官獲全書漢世學者鬨孔子之假年而效其業僅通說卦之象西晉王氏

頗知談義微涉老莊以至於宋而河圖者出邵氏名其學朱子用之爲啟蒙遂有先後之天一二之畫方圓之圖卦變之說而易道亂矣夫朱子之爲本義是也其圖書卦變非也知二體而不知互象又非也今略用王氏朱子則存其義象依說卦補之庶幾初學之善本若夫眞知寡過進於孔子之學則如象文諸傳絕不及象可也然亦無事於爲之書矣

孟子考義發序

儀徵阮文達公集錄　皇淸經解中有仁和翟氏灝四書考異余鈔取其大學中庸論語可條論者以余之所見辨而斷之其原書所不及尙當採他書以爲補至孟子書則又有揚州焦氏循孟子正義用漢趙氏注而作疏說謂之正義者本唐時諸經疏說之名趙注舊有宋孫氏疏先儒

皆以為淺陋人所僞託於孫宣公者焦氏書則用唐人疏體而備集我　朝諸人考索異同之言余乃更就此書鈔出而審訂之而余之所欲有論於孟子書者亦皆以附而入焉蓋孟子書至朱子集註發揮盛矣趙注特此書解義之權輿而焦氏獨宗之者以其為古學故也然趙注於名物事實皆甚疏略則以漢儒之學誠病宋儒者果妄也而其注文有集註所未收尙可紬繹者及近人所推尋而出凡有證於孟子書者不得以其非切要而遺之夫學者之讀古書有疑焉必求其通苟求其通而非敢有立異於前人之心者則吾心之所通使古人聞之而固當相許者也往余嘗為古文之學詳讀孟子本文竊見孟子之書實所自著與論語集自門人者不同而章間皆有孟子曰字殆不宜爾意其為傳書者分章所加因試置去別寫讀之則

見其間文意本相連屬而誤於斷章者屢有之矣然此乃在漢趙氏之前今安得易之雖不得易而吾之所見爲當如是者亦吾心之所不能以已也況於事實之可稽文義之可執者吾焉得避之乎雖然千百世之上能以其心意逆求古人者不少苟皆以其私爲之亦將何所不至哉今之守章句爲帖括者闇有背集註之義非變色則以爲無用是猶古人專門一師之學爾未足爲病也若夫以考古自雄因而詆毀先儒以逞其私甚者至疾宋學如世讐此禍於人心世道極烈矣故余於此尤兢兢凡焦氏書所載可錄者頗具此其他略皆棄餘也要以爲集註之藩衛所有自出其意之說及論議或曼衍旁出有罪我者亦不敢辭也

始余讀書竊好思識古人之事以今事情而度之常多有疑而不可決者而詩國風疑之最甚蓋孔子云詩三百蔽之思無邪是該國風與雅頌同義而風獨多男女之言其言或至猥褻乃邪之甚者將使讀者思而正之是謂諷一而勸百可疑一也閭巷田野之人豈能爲詩而風之辭婉而工其用聲韻十五國若一無方音數千年讀者尚可尋其聲部是必學士大夫之能者爲之而其義若僅可覘覽風俗而已可疑二也詩皆以入樂國風者國之樂也掌於樂官工者歌之是宜揚其美而諱其惡而其先君夫人醜穢之刺不能除去使布在天下可疑三也詩樂皆在其國而已左氏所稱七子之賦不出鄭志今其篇皆在鄭風而他賦常不限國則諸國通習之傳又稱吳季子觀樂於魯魯樂師爲徧歌諸國其數正同但其次稍差爾此皆在孔

子之前孰爲定其篇章而傳之如此可疑四也國以美刺而有詩其爲之者前後宜無算而衛風僅自莊桓宣惠以逮文公之世鄭亦惟武莊昭文齊則明見襄公而已不知詩樂之作實起一時而前此未有之與又何一時之事累篇競詠而後此斷絕與可疑五也此五疑者余私畜之鄙衷嘗以稽諸古志之遺按之先儒之論而皆未有以合也若夫一詩之說往時讀集傳以校諸古序傳箋多有不同而得失短長亦均有之未可以定也竊嘗欲審揣詩之時世以求其歸而心難之今年夏余治論語義方畢而塾有課童孫讀者間與論風詩意忽有所發乃獨卧一靜室隨所憶之篇徵諷之又起誦之旣似有的矣乃以其言之隱與其時之事合之則見夫風詩之指全在託興寓物遂得日月終風之解因以是推之日有所出其事皆東遷後諸

國之大故而詩者直如史官之書其事爾今而後乃知國風之義之大繼王迹之熄匡諸侯之政存人治之綱紀於橫流波靡之時故諸國之作可與二南豳詩並列爲風而以與二雅三頌同載爲經其一出而當時君卿大夫歌之於禮會學士肄之以爲業孔子用之以爲教而其事之與春秋相出入者其取義未之有異也然則其書當出於周之太史所集諸國前後自皆多有其詩而此其所斷錄者也故吳季子之請觀通曰周樂云余既說邶至檜終豳乃還於二南即皆以史志之義得之與古之說者大異然私以爲吾之說之者幾其本指也既成以序次之命之曰詩國風原指

史記別鈔序

文之難爲者莫過序事人知其難矣抑思其所以難乎治

絲麻爲布帛經緯條理具焉服其成者必知其功繪畫者摹故事事頗巨者人物以百數工專其妙在於措設布置極竭以心思非獨一人一騎神狀而已爲文亦然余讀史記竊歎古今談文章家必推司馬氏序事之長至其所以贊美之者不免震於形貌而以爲有縱横離變之奇及所與班書較上下者惟在字句繁省之間余獨以此悲史公本志之不明筆削之不彰又以知後代史官文字之不相逮及者亦由未講乎此也故欲以己意論說史記書中語漢事者數十篇詳究本末發揮爲文所以然者而首事封禪河渠平準三書以謂紀述繁重尤難於此將以私授之學者焉

李公蓋詩序

往時臨湘詩人李公蓋嘗訪余於郡城南呂仙亭下余他

出不相値公蓋和余壁間詩而去後又嘗爲詩寄余而余終不獲與公蓋面交今其子道味持詩刻授余則公蓋下世且七年矣悲夫始公蓋訪余之時在道光丁未天下無事而吾郡當山水雄闊處時有一二騷人畸士自放於詩酒公蓋以老諸生就學政歲試雖甚不遇猶意氣偉然樂尋同志而余寓居亭下亦方與故人游吟遣適蓋嘗有感舊之作爲公蓋所見和者自後余遂外出數年歸而郡城兩遭盜陷公蓋遭憂亂以病而沒而余所寓居湖上道士之廬今皆瓦礫荒莽余亦不能復爲游爲詩而且有感之下勝感者矣公蓋之詩衷愉眞率五言以古風書本事尤落然自見其爲人其家臨湘縣城隔江爲監利之螺山王子壽比部之居在焉子壽以詩擅海內而早與公蓋游盛稱譽其詩卽公蓋之詩可知矣

孫子餘古文序

文章之道一而體有分能爲文章之人其才或各宜於其體兼之者難矣子餘侍讀自早歲名才子從其尊人主岳陽游君山爲詩十餘首岳之人皆驚年十四鄉舉經魁其文深切道理取法先輩已而詩大鳴及爲駢偶文稱工最後余遇之京師逮還長沙與游好日密所言文則皆古體之文也而其爲古文郎與古之爲是文者其言大同雖有專且久於是者子餘始爲輒勝之稍治之益大精蓋詩與文各極其能而文之中又各宜其體之至善者惟子餘然子餘之詩溯漢魏沿六朝以至唐人而歸宗杜陵自杜以下蓋未屑屑也至爲古文則專效歐曾近及明之歸氏每所命意獨以大事親切之說經緯往復而出之皆若有分刌節度如其爲詩之聲音格法一於唐人然者豈規規擇

而取之也哉天地間淸和靈妙之氣子餘偏得之用其才情與其學力未嘗不縱其所至而自然成就無過乎其物之變此其文章之所爲美也子餘官翰林幾顯用矣會府難家又多故憂病早歿世皆惜其才不大施於時而文章之傳弗可以緩友人李仲雲郭意城二君亟刊行其遺稿意城書來屬序古文言其大略云爾

歐陽功甫遺集序

余嘗思夫古之才士有厄於天之年而其文章遂傳於世若唐之李觀李賀其人非獨當時爲之嗟憾而至於今讀其書者莫不高其才惜其年之蚤也則以彼其才雖若未竟其所當至而死而於發名成業之道亦何不足之有雖然若觀賀者其才誠世之所稀見亦幸而遂發於人人不終泯沒耳而士之才而厄於天年如彼者今之世亦未嘗

無之以余所見一爲湘潭歐陽勳功甫一爲溆浦舒壽伯魯兩君蓋兼觀賀之能者而其志意則俱未可限量也而皆近出於吾楚南之鄉又奇矣伯魯之死其師上元梅伯言敘其遺集曰伯魯之作未至於古人敻絕之境若假之年卽非古人敻絕之境無以處之余之於功甫亦云然伯魯之文雲湧飈發而驟進於古若春木之落其華而將實矣功甫始出卽深沈高悟奧而遠之若大川之出於山而將肆於廣壤矣而皆以蚤死嗟夫如兩君者不可謂非今世之觀賀而其文章烏可以不傳乎其傳之而人之高其才惜其年之蚤也又必然也功甫余友篠岑之子屬余其審存其遺稿伯魯亦余所知而痛惜之者並論之功甫所爲詩古律若干首論序書傳銘祭之文若干首

九日鹿角登高詩序

秋之氣清以肅氛霧收而天高田禾畢登原野空曠其季之月淸霜始降鴻雁南來落葉辭樹黃菊敷榮此遠懷高寄之士所以必於其時升高騁望以寫其憂而騷人賦客又或喜爲感時傷物之語以益其悲蓋皆有樂乎是時者也予疑夫重九之日所以爲四時之節序者由來殆不可曉而古今人士多以其日爲登高之會亦樂其時而已歲在甲辰九月毛君西垣館於余家謂余曰凡古人所以樂乎時者吾等亦願之非欲相倣效爲名顧其中誠有不可已者且吾觀唐以來詩人所爲賦重陽者類皆違去鄉里覩物思家之言今吾與子幸適鄉居又近側洞庭易爲勝遊其可無以爲哉余甚然其言是時館中生徒皆往郡城應官試西垣既閒無事而孫子由菴在鹿角遂偕訪孫子至於其館徜焉其次之日爲重九天晴雲開風披樹有聲

因攜酒一壺以登將臺之山山臨湖上絕高而頂平古屯軍壕塹存焉志稱宋岳忠武擒楊太時所爲者而湖水猶盛大舟帆相上下三人坐飲以觀望如有所悵然以思者旣久各無言余乃稱曰嗟夫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茲屈子之辭云也何其狀物之無窮而感人情之不可聊者歟而晉衛玠臨江歎曰對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斯言實傷於情然不可謂無神致者二子曰然哉然哉旣乃各以其意爲詩而余敘其事如此孫子方罷鄉舉以此故無悶然益以見人之所以爲樂者不虛也

毛西垣右北平詩草序

有所失於彼有所得於此其失與得乃非其初意之所至而由其後以觀之有不以彼而易此者蓋天下事常有然者矣吾友毛子西原以選貢生入都考未入等留都下三

歲獲舉於京兆旣會試不第就館於豐潤鄭氏閒歲始得歸余亟造其家見之問在京五年中所爲文字則出詩一卷授余曰此皆客豐潤及往來遵化永平閒所爲他京中之作無足爲吾子觀者噫余是以有失得之論也夫西原自少習爲詩其於詩也誠深造而自得之往居鄉里與吾輩發興倡和累牘不肯休顧旅京數年無所作而右北平乃獨爲一集何哉吾知之矣其始入都負其才冀旦夕取上第故不得已習爲應舉之文伏案頭竆日力作官卷書字雖有爲詩不過試帖排律與夫瑣屑應酬之作而已及不遇益困轉客外州栖皇無聊前之所爲旣已都廢而北塞風景蒼凉目悲耳激古時廢興爭鬭之區名賢戰將之遺蹟多有存者乃大發生平之感而亦以寫其羈棲抑鬱之思今讀其詩百數十餘首大抵意氣雄傑聲調高朗漢

魏唐宋元明之才無乎不有而卒非若小生摹擬之爲之者蓋西原之爲詩至是而盛也向使西原幸遂成進士官京朝衣冠車馬走紅塵逐聲利烏從獲如是之詩耶然則西原果得矣而亦何所爲失也哉

奎樓聯壁詩序

岳州巴陵古文人地也自唐張說賈至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或以官此或以過客莫不流連賦詠而此邦之人無聞豈才之乏歟抑適無人興起其事寂然遂止耳烏乎徵徵於今之有奎樓聯壁詩也僕自少好爲詩與吾友毛子西垣迭相酬和而於郡城無有有之惟岳陽樓慈氏塔二題皆毛子自貴陽遥和者往時郡城詩人先輩若龔雲濤余耕石亦皆無有也今年仁侯嚴公少韓置局以修巴陵之志而屬敏樹敏樹以屬能者會病纔愈秋九月入城登

高呂僊之亭諸君競爲詩和余自此方有事矣僕於君山刱建北渚亭有詩嚴侯聞之迺喜乃和爲之僕又以今茲大水災田爲雲夢吟以干於侯侯又和爲之自是凡有感會皆寄於詩伯喬卽繼余諸君惟恐後及鹿角浩然樓成余爲記文與詩劉君漢秋固辭不能强之詩成迺佳余之孫拔愚無知者常從余行卽令試學及姪孫允固皆一爲稍加點定皆若可誦余遂命鈔合爲奎樓聯璧之卷蓋徵文考獻例不登見在之人以避標榜而仲尼舉趙孟之禮以爲多文辭舉其辭則事亦存焉故今別爲卷以岳人之少文也勃焉興詩於此時得非其氣之自至者歟纂志者居文星樓奎文宿也而有嚴侯好文如古張賈者而適爲巴陵與共茲事絃歌學道之化藉使聞之聖人不當爲之莞爾耶豈必其辭之工乎不加擇而畢具之所以待吾縣

異日之爲志者其禮歟其事則與有存焉者矣

毛西垣詩序

余既銘吾友毛西垣之墓而言其爲詩之大概蓋多得於行邁羈旅乖離蕭索之時其意氣感發不可禁制而有作者故爲詩絕少而可傳乃今編錄其詩而亦不能無憾其少也余豈謂夫詩人之傳於世者必多乎哉顧如西垣之詩其可喜而誦者如此則憾其少也固宜余又以知夫世之人必有喜誦西垣之詩而憾其尙少如余者則西垣之詩雖少不既傳矣乎嗟乎余與西垣少時爲詩亦聊以爲戲爾已而進效於古人而入之稍深竊見西垣負綺豔雄宕聰明妙解之才出而視當世之人罕能與儷者因相謂曰人生富貴貧賤不可必知若盡子之才專意作爲歌詩令必有傳述於後如古人雖已久死其精神意氣面目悲

笑吾與子猶若親見而熟識之者豈非其文章之功耶西垣亦頗以余言爲然顧自其少時常爲人課童子營衣食及遨遊四方卒未嘗一歲或離乎是事者其平生暇日喜從人飲酒歌呼譃浪自恣而已故偶有所作稿成輒屏去不復自省改卽又多亡失其在黔中以酒過得奇疾憤不能識字後稍愈還家一二年始略近筆墨余與同游處及同入郡宿西樓强之有作尤不肯應此余所以猶憾其少也雖然讀其詩眞可見其爲人西垣於是爲不亡矣

邱界軒時文序

時文之作久矣前世之能爲而可稱道者其爲文之道與古之所爲文者未嘗異也葢習於聖人賢人之言而講乎歷世儒者所爲發明之說又通之乎諸書達之乎人事故其高者進乎古之文矣而中者必有以自立今之世士惟

游場屋取科第必由乎是而成學之士以爲不足爲於是文日益卑而若前世之能爲而可稱道者無見焉雖有能者亦不見稱於人而又無所遇合以終其身者世烏從知之余來司訓瀏陽孝廉邱君儷雲以其叔父界軒君所爲文屬余論定余讀之渠所謂習於聖人賢人之言而有得者故其爲文與前世之能者相似也而僅僅以試童子受知於郡守五六冠其曹入學食餼卒不合舉場以死余悲之爲抉擇其尤者幾三十首而歸諸邱氏余又聞界軒君善能爲醫既不得志則務精其術以求活人今瀏人之言醫者稱之蓋其爲人沈力而用意深不苟於所事如此也

羅念生古文序

念生子之爲古文以典雅詳明爲體不爲議論恢肆其辭因事而設曲盡細微如治絲經緯及成錦綺斕然時或淸

省端緒參寥意理至周情味邈遠至於俚俗輕淺及奇澀怪僻之言終其篇卷未之有也是可以謂古之文矣余嚴

至湘潭獲與念生子交知其爲潭中老詩人稍聞其稱禹貢說文之學未之詳詰也頃在會城其事書局兩人年皆幾六十尤相親與因各商平生所得余乃始知念生子以訓詁究經義實有出於我 朝諸儒考證之外又益健爲詩每與人酬和疊韻至數十不休皆妥貼圓妙出奇無窮少年才人不逮也至其爲古文又如是余以是服念生子

夫文字者篇章之始也書契作而有文屬其文而爲辭因以形狀萬物紀天下之事通生人之情故文辭之道雖至今可知也苟明乎爲言之理斟酌本末因質而敷繁簡廉肉惟所取之歸於有章而已安有乎秦漢唐宋之分哉念生子學博而不雜才多而不流經義也詩也古文也一也

余嘗喜學爲文而未能識字思從念生子求其說當其劇論時輒從旁詰難牴牾用爲戲笑而其實無以易之也念生子之識字多矣其爲文無戾乎古之義而甚易讀其體則左氏國語漢書韓柳氏皆近之學者之所當師也

譚荔仙詩序

湘潭譚子荔仙嘗爲詩而遊於楚軍行營往來江漢皖桐之間其詩日多郵其四照堂集以示余且屬爲序余讀而疑之曰異哉譚子之爲也夫今之將吾軍以與賊角拒者久而功未有成其才而勇者旣皆勞苦憤悶無閒暇之情而吾從而遊焉不能與畫奇謀決長策以爲之助而何以詩于其間爲旣而思之古風雅之作皆爲詩之人誦言其時之事而聖人存之以爲敎爲其有所勸懲也今譚子之詩有所當戰勝而喜焉有所當事急而憂焉有所稱譽以

推之前焉有所勉厲以策其後焉至於江山風物之思人事古今之感其為言之意無有不與此事相切厲者其不亦有當於古詩人諷諭之義與彼軍中之人樂與譚子游者得不益願有傑然可驚道之績出於其身而速見於譚子之詩與則雖以謂譚子之詩即奇謀長策可也若其為詩之善則王比部子壽郭編修筠仙皆有序二君楚南北之尤名於詩者而皆為譚子言之矣鄙人則又何言

蒼蕢集詩序

明世茶陵李文正公嘗言吾楚人多不好為詩能詩者莫吳越若也而茶陵之詩遂名於一代近時吾楚中獨多詩人僅吾湖湘間專門擅聲者略可以十指數其與吳越何異當復有如茶陵之名一代者乎自唐以後詩家概宗杜氏而所以學之者各有不同茶陵之詩亦學杜者也論者

稱其善學愈於後來諸子之貌似者然茶陵遭遇太平少歲登朝終身踐歷華要遂為名宰相其為詩多清和莊雅愉快駘蕩信為廟廊學士之風其如杜之憂窮時事足以發人忠愛感激之思者蓋少矣亦各因其時而然也今翰林侍讀善化孫君芝房自髫童以才子發聲及在詞館遂名重天下大考躋階有公輔之望迹其出身遭遇殆甚似茶陵矣余以公車在京師辱與交盡讀其前後詩集蓋自漢魏六朝以及唐人之體製靡不倣效為之而歸宗於杜氏其才又高而詞義日益雄富余竊意今之當名一代者必君也而數年以來盜起粵西一隅遂破壞吳楚齊豫之郊官軍困鬭募卒率饟天下大苦君以文學臣驟言事忤大臣意引而歸主講石鼓來書言子向觀吾詩所欲為存者吾已都為一集儻能為序之又言近有作殊勝前甚欲

令子見之也噫夫君之詩善學杜氏不後於茶陵而今天下且復有如唐杜氏之時者則君詩之神於類杜亦勢使之然是茶陵之所無抑豈君之所願有耶而君又烏能自已也吾湖湘間豪傑方從侍郎曾公治民兵逐剿狂賊曾公故雄於歌詩而今未暇也君其益為杜氏之作如奉先北征諸篇者僕雖賤乏才猶能隨而和之俾天下皆知吾楚人忠義之風不薄茶陵誠不足多也

東遊草序

余少聞吳越山水之美無因至而遊此老意未始釋之會兵事阻絕甲子大軍復江甯乃致書相國節使曾公徵以為言而余又以謂遊者所以為樂也幸脫兵間不死年又已老何樂之敢圖且江東殘破已甚矣至其地將悲哀弔憫之不暇而又奚樂乎以此復自遲回者數歲今茲戊辰

二月送先姊氏之喪甫畢慨然於頃年兒女傷感之多故弗能自勝決出以自遣之詩所謂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者也遂放舟洞庭湖上一月抵金陵見相國接之甚懽因言已上奏請巡海口可同行也於是歷揚州鎭江入丹徒口過常州蘇州極於上海中閒金焦惠泉靈巖之勝處雖遭敗廢無不造而登覽其上旣相國由海道歸而余還趨嘉興以至杭州凡三遊西湖再叩靈隱渡錢塘行山陰十日返乎杭去杭過吳興出太湖上西洞庭山所至輒幸遇親故鄉省相聞識與爲主人具飲饌或以軍船護之行西渡湖百餘里復至無錫伏暑病瘧留姻家龔君官局所月餘返金陵以前後所得詩呈相國相國復命會容遊元武湖泛青溪秦淮乃許歸道濡須謁訪彭侍郎水師營次停大通三日望九華及至湖口舟入彭蠡遊廬山三宿山中亦

頗滯風水累日以九月朔日還抵武昌余之行亦久而遊亦至矣初余至金陵為詩二章上之相國相國即賦長句二十韻以贈余喜余之至也其章之亂曰常知滄桑閱百變復此對持掌中杯蒼天可補河可塞惟有好懷不易開余深詠歎其文不敢企公之大而師其達故所至放意為詩雖所見城郭荒蕪之場與夫亭樓廟寺夷廢之址無不可為傷心太息者而余詩猶若美遊然徒以寫憂開懷故也相國首韻用筵字結韻郃字中間韻多非便逐押者一時和者雲屬盛有尖叉之競相國命集其稿將並余諸記遊詩刻之余辭謝而別適杜子仲丹以活字板摹古書行江漢間乃檢詩各體凡八十四首為卷借印二百本以遺親友其筵韻和卷實使府之盛事鄙生多竊聲譽其間此草不具錄諸公之作金陵刻行當得以攬其全矣

柈湖文錄序

文章名於天下官位下於一時此非世士之所爭有也雖爭之故有不能得者而余以柈湖窮老之叟幾幾有之余之所懼而不敢以自輕者以此也始余麤別章句為文即竊倣先正師怒之謂少年之文當如春花鮮豔悅人而易售何取此樸鈍者為余固弗能改久乃益喜古文讀詩書至別鈔為本以文擬之塾題出不肯即為而取韓柳文一篇讀之數過引被沈思覺心倦欲痛即止又起為之如是者數而文成矣或出行畦田閒與農父牧子語溪旁觀水流一頃遽歸而文成矣尤不喜入場屋如桎梏然文字蹇澀亦不入俗故久乃得鄉舉猶以落卷見收也鄉居僻陋無名人入都亦不識邸外人故於當時聞見少而孤意自行也甲辰都下始見梅伯言余小坡二君之文驚而異之

以爲過我因鈔取梅氏文數篇以歸案頭用潔紙正書之
由見其多不足者乃日書韓文碑誌細注而讀之鈔孟書
評史記文且至矣遭艱棘罷起爲瀏陽學官三歲治春秋
成本壬子復入都熟觀天下英賢今相國曾公邵中郎位
西之流而吾文未爲薾也旋遭亂離避山中間出從人事
以其暇治論語孟子多爲其說而文之事無所事間題而
題至與人書札都不覺成文且有關時事大者葢十數年
如此矣年友楊君性農語余曰子文何不刻而行誇蘿念
生子曰吳氏文已有行者矣葢偶有稿本落人間送傳之
云余懼夫文不足以稱論者之高也又如韓子所云大礱
大慙者乃錄而出之葢余不幸不至大官遭遇功名而幸
以閒放得縱意爲文年老而文且多事新而文加快矣使
世得多見吾文則吾文尋常矣如有譏彈者使我得聞之

及其未死得改定之斯文之幸也

杵湖詩錄序

開山㧞復鳴稿瀏上語鳴劍詞寓陶吟樂生詠東遊草南屏吳子所爲詩七集也釣者風近日方有作東遊則前行之矣樂生以往世蓋未之見焉吳子曰吾之爲詩非爲世人之見也烏可已焉而爲之爲之則不能無爲其詞之工者是以有然也吾詩蓋非易而爲也由甘入苦出苦得甘如是有年章句甫脫若意得然書且誦之有易者又屢竄之數日乃已及其定也如其意也而非其初草矣如是有年積且多錄之以本而名之是以至乎七也客有見者詫曰吾不知子之能詩若此盍行諸謝弗以敢而人稍知吳子之能詩矣行遨四方水流火就投縞積篋贈紵或稀懷藏遂老孤賞莫俱悵然寡儔以有斯刻君子疾沒世而名

不稱性也有命焉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吾何求哉吾何有哉

巴陵 吳敏樹 本深 著

陽湖趙氏先世圖序

咸豐辛酉冬陽湖趙烈文惠甫客湖南余識之長沙惠甫廼敏多文而康熙朝名臣尚書恭毅公之六世孫也余心竊偉重之葢余之生居巴陵湖鄉少小時即聞鄉長老往往稱昔時趙撫院者其恩愛我人長養敎誨之至於耕織衣食日用生計勤儉之務無不周悉我人皆信從其敎以有生聚去之日老少爭走官道旁瞻望行輿捧香跪送有泣下者言之若前日事不知其已更百又幾十年也及余長讀書稍知公巡撫時行省初移長沙尚號偏沅其大政有剗削 國初未除錢糧積弊嚴劾州縣貪吏及創議湖南北鄉舉分闈雍正時後撫竟得請行之南省以此多士

皆自於公於是余爲歌詩贈惠甫以別大旨述公愛民造士之效至今粵賊之亂湖南士衆趨死倡旅以報 國家推本恭穀以厚勉惠甫云今年同治戊辰余來金陵惠甫實居曾相國使府中晨夕與連處因出其先世圖像聯爲巨卷者以示余圖凡七其總題曰耕讀傳家而以世分目者自恭穀上五世祖西溪公曰力田肇稽高祖復溪公曰服疇貽穀曾祖見瀾公曰莊橋施賑祖元台公曰蘋蘭肯播考止安公曰蓬門教授而圖恭穀者曰振旅格苗末圖公子殿元侍讀裘蕚君曰玉堂校書蓋公之上世當明中葉以服 起其家至公之考始爲崇正進士而迄顯融於公余 知公之學道愛人施及天下亦由其先人累世之教也考公以康熙四十一年紅苗之亂 聖祖仁皇帝特命自浙移撫師一舉而苗服圖以始事者 帝命恩

威在於綏御荒遠而公之聲在當時先有以動蠻方而讋
也　國家初興承前明敝亂吏張整理日有不暇亟
尸　孽作叛師武誅除　朝廷方務安輯黎元一時封疆
之寄類有敎肅簡重之臣振弊救仁以稱　明詔公始赴
湖南規　巡駕於湖江　聖祖諭以湖南民苦至悉至則
以　天語徧布告之余聞　仁皇帝六十又一載升遐之
日山谷老民私聚哭泣古老所傳處處相同其在人也如
是　天祚無疆蓋於是卜之矣而公之於湖南又烏可不
推本之也公事具國史沒祀賢良余特述湖南人私公之
志以補圖之不及作圖者公之孫廣西運使當乾隆初元
開其守在長房子孫惠甫賓完補之而命余爲之序趙氏
在江南世閥稱盛在圖後者例不著惟斯圖耕讀實始大
之以有恭毅仍世以衍而惠甫當奉以貽之無窮也恭毅

本籍武進武進後分爲陽湖广止安公後世居常州城中

惠甫今徙居常熟

趙悔廬先生岱頂看雲圖序

泰山之雲雨天下著於春秋傳尙已余嘗論孟子稱孔子登東山又登泰山皆自其少適齊時行道所經聖人者固無假於外而會於所遇亦嘗藉爲登陟覽觀以稱其高遠無窮之懷蓋後嘗舉以語學者以示進取之志而孟子因稱之云抑孟子又擬之觀海而歸源於水之有本以爲當以漸積臻茲而非可驟焉幾於盛大之境也若公羊之言觸石而起膚寸而合其理歸有本亦與孟子同岱頂看雲圖者吾友趙君惠甫之先人廉訪悔廬先生以道光丙戌成進士當需次縣令還江南道泰山下旣登而記其所見因圖而名之余方推尋恭毅公康熙時巡撫湖南教養我

民之澤以存其家先世之圖先生於恭毅五世孫也覩是
圖之作其深有意乎蓋古之君子其學之與任一也非有
廣心浩大求高一世之心而未當其任亦無遽爲禹稷飢
溺之思乃其勃然以興者惟其積而已矣先生承恭毅之
世起進士爲縣與其祖武若一固不屑屑於世之爭高遜
以速希大官者其有志天下亦不爲自此時始及登乎泰
山躡雲而上之足之所及目與之殊先所仰望爲難至者
已又俯之如是非一而後乃造乎顚頂下視乎雲中圖以
看雲者其有取於公羊之義與其後先生歷爲江西崇仁
萬載宜春諸縣皆有聲績避調安徽涇縣自懷仁擢知滁
州遷山西平陽知府江西吉南贛甯道引見　天子記其
名於屏方　命按察湖北未上而遽以疾卒世皆以先生
宦興之跡有似其先恭毅而[illegible]才之不竟其施年之不

究其志也而吾謂無憾焉竊嘗慨言三代以下士競於功名以遭遇顯榮相誇耀而不知其本之在也有如孔門諸子其才皆任爲天下而僅僅試於家邑之宰或一不出其身以死其時限於諸侯之國卿大夫皆家其世賢者無自而升然方其講論杏壇舞雩之間或問爲邦或許南面未聞旁觀譏笑以爲望其所必不至及漆雕使仕不過令供小職耳而以斯之未信見與此又何爲哉用是觀之士之抱寂當府者誠不宜私有憤惱惟以本之不立爲憂而身都高位無能下膏澤於斯人亦一世之恥也先生是圖其志具見而事亦幾幾可盡踐若雲然方雨而風斷散之人望澤無如何耳於先生之繼述恭毅奚以忝且以視古之仕者其廣狹之迹何如也先生諱仁基字厚子卒以道光辛丑距今二十八年悳甫所示政事文學之詳宜在

其家志傳余特因是圖而敘其意

劉孟容中丞歸臥南陽圖序

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夫伊尹之志顏子之學一也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而問爲邦與伊尹之志同伊尹自任天下之重而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弗視千駟與顏子之學同故必有顏子之學而後可以行伊尹之志行之則爲伊尹不行則爲顏子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正如是爾三代而下學問衰而功名之途盛士鮮可語此者惟漢之諸葛武侯爲近之方武侯之臥南陽豈汲汲欲有復漢之功耶其自述於出師之表以躬耕避亂不求聞達爲其身之本事而當時天下之變已熟量於其胸中其才固具矣自比管樂人皆奇之余謂猶謙取之爾乃其志其學則伊

顏之徒也武侯之言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非淡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此數言者武侯之志學見矣武侯惟得於此故其馳驅之日與其南陽之日出處異矣而淡泊甯靜所固然也其鞠躬盡瘁於漢賊之不兩立王業之不偏安與伊尹之任者何異而成都桑八百株以遺子孫貲豈非陋巷簞瓢之素也耤令武侯不遇先主終可以無出而不必自恨其才之無所施其出而或中道有所阻遏而返於南陽之廬直無事焉爾其終於出師未捷以死後之人長歌流涕而悲之而武侯亦何不足之有余嘗竊訝近時身任兵事諸公動以諸葛相矜詡爲戲笑之談人亦或驚怪之不知士當效伊顏何但諸葛顧當問本末如何湘鄉劉公孟容始從今相國曾公起軍其鄉擊賊湖南北旋歸家久不出而南海駱

公自長沙以師誅寇於蜀强請與俱至則悉平其寇而
朝廷先已知公超川公爲四川布政使時有言用人太驟
者以指公公遽報親事附疏自劾　朝旨慰諭以名臣厚
勉之於是公遂感激膺任而時時念已遭遇之奇慮所志
之或不有成入武侯之祠有相感發而泣下者乃命人爲
歸卧南陽之圖旋擢憲副撫陝西數年功益著會時稍異
又有誣詆之者事皆辨白而公連章以病乞遂以斥職罷
歸過巴陵邀余與遊君山出是圖屬爲序之余蚤知公自
未爲諸生時已講學自修魁然爲湖南人士之望及出機
六七歲而剿賊甄吏拯民之績甚大今見其踈谷色夷然
無幾微不可意方將築室衡山之阿讀書以終老蓋公之
生平所以廣其學成其才者有非余之所敢量而其本末
具見於世其致遠之略皆自甯靜來而是圖則淡泊以明

志者也故余敢援周子伊顏之語申言武侯之事亦釋是圖之指焉

瞻嶷遙祝圖序

湘鄉王君璞山起諸生以鄉軍戢賊屢有功　朝命其官至湖北巡道加銜按察使丁巳三月自居郡提軍援江西過長沙問敏樹之寓廬而躬拜請曰鑫前歲逐賊甯遠至於舜陵下值吾父誕生之日不得在家奉觴瞻望白雲於九嶷之峯上意欲有識焉乃取魏詩人陟岵之義而為之圖曰瞻嶷遙祝云者先生當為鑫一言余辭未敢而請之至再察君之意似欲與詩人相發明者古大夫以君命行役不得奉親而自言其憂者三百中屢見之矣而陟岵詩人既瞻望其父母又代為父母所以嗟已之辭至於憂其不反何其意之苦而言之迫哉軍者志乎戢者也公家之

急也而詩人之憂其私殆甚於公戰之氣毋乃飫乎是不然聖人所以不禁人之私情者以爲蓋其私而後可歸之義也人之情一而已私主乎情公主乎義其究也義之所在情即至焉泉水載驅之女子伸其情於詩而卒抑之以義不可謂其情之非其義也陟岵之詩人亦若是已矣今王君以義憤起罪其家本奉其父母之命而出而不能自勝於堂上奉親之一日其忠與其孝與豈有二者哉余又載繹詩人之詞而更爲之說曰詩人之代其父母之嗟已也必曰尙愼旃哉蓋戰之道無過於愼非故以免其身乃以卒成其功也孔子之愼戰與齋疾同又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必愼然後知懼必懼然後能謀荀子之言爲將有五無壙皆要之以敬孫武書兵家之祖其言猶多警畏胥是道也余前聞人傳稱王璞山威勇名以爲壯年果銳者

近始知君部衆嚴整常立於不敗以取勝及親接君容貌深靜言若不出口私歎賢者不可測君於慎之道其至矣以此爲　國家盡平羣賊益顯榮其身以福及其親其未有艾乎

仙亭倚醉圖序

同治甲子爲余行年六十之歲七月二十又四日余生日也家人黨戚將相率爲余稱壽余乃先出行遊於郡城南呂仙之亭亭新修余所爲李道士作記文者其高勝可接神仙之概記具之矣而是時秋水方盛傍城諸山之趨南津者皆有水帶之而滙湖深入十餘里其外山高聳而姸秀若碧雲數十百重自東湧而南也亭正面臨西全湖大槪與岳陽樓同而君山平橫一案恰與亭對波煙中樹屋猶可辨北則俯盡郡城坊市室廬縱橫高下之勢與夫遠

樓近塔之狀一皆絕離塵俗余壻王子俊居郡下獨知余所爲來故至其日爲余召客置酒席於亭樓之西南面嘻以茲亭山水之美飲酒者莫宜於是而今寇亂將平官軍新克復江南大城坐客爭道其事以相慶幸而釋其從前之憂余賦有聞捷詩十二章酒間出以示客既皆醉解衣當風倚檻四顧雖湖山舊矣若圖畫之新張者豈非幸遇於此時耶而余又幸之幸也客有李某者爲摹是圖而貌余其上云

郭小雲詩序

筠仙中丞亡其頁子剛甚以書來告喪且曰吾兒之爲詩甚悲吾悲之願有文於子以塞其悲也初剛甚爲詩以呈吾見其語悲戒勿爲自是竊爲之不令吾見也而其友人亦謂之曰子家門方盛年方少壯何爲如此答言每爲詩

不知悲之何自來也嗟乎此所以悲吾兒也豈其蚤死之效與抑其不肖自懲創如此豈達於生死近古之知命者與敬樹竊惟古詩人之旨多發於悲傷蓋有悲而不害者矣未有不悲而能爲詩者也筠仙之戒其悲與今之徒悲其死胡爲哉惟恨其悲之不盡傳其悲於無窮乃所以悲之耳故序之如此

施望雲詩序

會稽施君望雲客游武昌從余縣杜子仲丹所得余東游詩行本大詩之因自以所爲詩鈔爲四卷號樂壽堂稿者寄示於余屬爲點定至於題目序註亦委爲斟酌繁簡去留而又欲余爲之序言其用意之勤如此余東游日故嘗得讀望雲之詩於他人而心識其爲工矣今之寄屬者又加工焉而望雲求工其詩益甚其可量乎蓋仲丹亦常譏

評望雲之詩而望雲集中有三益之篇仲丹其一人也然則望雲非謬爲虛懷以邀譽者也余其可以不盡心乎抑杜少陵之言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古今文章家昔心思竭才力以成名於世者其所以爲之難易疏密是非高下與其物色情事之相會而爲工者固皆自審定於其心求無憾而後已而奚待乎人之言望雲之詩余向之所見者今其本或已無之而在鈔者又多自删除塗改其上豈皆以人之言然哉望雲日進其詩其必以是取之

楊性農家傳序

武陵楊性農喜爲古文而數與余商定其是非先後撰次其家事行爲墓表行略之文凡七篇篇成輒以示余余讀之則悲性農之遇而又高其志至其於兄弟之際言之尤痛人誠有感於余者甚哉文之不可以已而身更其故如

余者其知之宜獨詳也性豈又言已文不可遽而行世而如是文者不可不出而布之以請於人余竊是之以為孝子仁人之用心其有在乎此也

胡氏族譜序

里中胡氏既修其家譜屬余為序之其遷徙之所從來支別戶丁之多寡固皆無俟余言矣而余嘗以為古氏族盛時譜牒通於官府學者習傳之其事雖若甚重大抵以辨門地數人物而已於合族之道未必有當也近代族不必世而家皆有譜官莫之問人莫之學而其族人自以其所從合而分者書而世傳之而又為之祖祠以聚屬其人多用先儒程子之說以冬至日修祀其平時則有族眾所議行條法長老者主之蓋實有親親之教行其閒矣胡氏故有譜與祠今之譜特增為之然所以欲余為之言者豈不

有意乎族雖大其久分遠居而在譜者知其本同無忽忘焉可也至於比居其祠則親矣親而親之因而整齊教戒使皆爲良愿之人固長老者所得爲也力生務作罕有奢情吾里風固然必使子弟之秀者服習於詩書則禮讓有屬吾所爲胡氏言者如是若夫族之將以昌大也亦必自此矣

蔣氏譜序

爲譜與祠以合聚族姓今世之所通行而大姓其戶丁旣繁常患不相統一則合之稍難亦惟明其譜系謹其祠規而已苟大姓之人而合勢盛而力有餘平居以講禮讓親睦尤易於他族世或有變則相率保聚捍固以全其宗而能者或起以立功名於一時蓋古今多有之吾巴陵南鄉蔣氏大姓也秋霞明經與余家爲姻旣增修其族譜而語

余曰吾蔣氏曩以眾盛之故分爲上下兩祠族人各以其所便附祠非定以親疎遠近別也顧祠分則族之公事多不得同久之殆若兩宗然吾懼之故今爲譜與兩祠之長老務推明支系所從別使譜與祠相輔而不散亂此所以合吾蔣氏者也因出其譜使余序之余徵蔣氏之譜始自唐天復間曰朝萬者自豫章遷來傳十一世曰甯亞當宋南渡初佐岳飛平湖賊楊幺官號懷遠將軍其墓在湖上至今子孫世守之考史稱楊幺據洞庭爲賊甚劇及岳公討破之又甚速而將軍以土人預有功竊意其策力所出不少矣今逾八百歲而墳墓猶世守不忘可不謂遠烈矣哉將軍之裔在巴陵者有八族號八蔣而縣南紅橋當驛道左右聚居最盛近時賊起出沒湖山間官募鄉健爲軍逐捕而各鄉遇警皆號召團練使大姓如蔣氏能合而爲

槃足以塞其一路且安知不復有如將軍其人立功以顯名者乎秋霞以文學夙名縣中為族人所信向因書以誌之當以謂何如也

徐氏族譜序

徐氏敏樹之外族也吾外大父母無子嗣獨有吾母然其族固巨自前明以來多有財力雄厚長者稱聞於鄉里讀書仕宦之人每每不絕其族人雖眾多未嘗聞有一二狂暴之夫為鄉里患害者蓋其家法嚴矣往余及交文學克軒君其為人行善好義過絕於人家僅中貲飲食衣服自儕於傭隸而務賑施不倦於其族人則割田二百畝以周鰥寡及下貧者婚喪之助設義學立祠堂措建具備余甚敬慕其人以為吾近里中數十年所聞見蓋未有能若此者今文學君下世且十年矣前年其從弟兆軒及其族弟

歷衛兩太學以族譜見示曰此吾先兄克軒之所未竟者幸卒成之子爲吾宗出請爲之序言敏樹敬諾而未及爲也竊獨念平生侍養先母時每夜捧兩卮酒後輒喜道外家諸老輩故事嘗熟聽而識之今披此譜而其人其事皆在焉得無有感動於其中者乎而吾母尤深痛外大父母之無後修治墳墓期令堅久嘗攜敏樹拜哭其下而別祀其主於家吾母沒而主祀如初敏樹念此不可以六而傳也因請於二君願少置祀田歸主於其宗祠且永以墓守託焉二君許之按禮無後者得祔祭於其祖吾母之祀外氏也以其親黨皆微莫可屬祭者故權立焉然其義獨可盡吾母之世而已爾今主歸於徐氏之祠外大父母之神靈不旣得所依乎而吾母平生之所爲私憾者亦庶幾少安已顧非外族之有人如二君者將焉託哉葢二君能繼

文學君之事以益植其宗其家又多才子弟門戶將日隆起敏樹既得所託於今又可恃永久於後因序茲譜而敬誌之如此

李氏族譜序

歲在道光二十二年之冬十月余游縣東境大崇山歸途過猶吾友李皋門之家時皋門方課讀其家子弟燈上書聲四壁合起鏘然李氏舊稱藏書余登其書樓觀之藏甚富多他家所未有者皋門示以所為書目錄讀之而去未久督學來郡試皋門親弟三人及族子一人同學者俱試入學官弟子邑中稱盛焉又後十二年咸豐三年春正月余在京師皋門為令密雲具車馬邀余至其治所余遂往遊白龍潭至古北口而返是時粵賊已躪湖南北走長江東陷江甯余急歸明年二月賊復陷岳州皋門第三弟六

品軍功庠生春沂以前治匪徒從賊者賊讐執之罵而死即前入學三人之一也又明年六月賊自通城入巴陵李氏居縣適中地地平曠當賊衝倡團練以守至是賊衆入不能禦賊亦卒不敢逞李氏人雖頗有死者而室廬尚完書樓故無恙余乃歎李氏之澤長而讀書之果有效也及今年八月李君康元以修族譜來屬序於余於是楚中自長沙以北少安且數年人皆懲亂懼有散失亟治譜牒以爲傳久計李氏意亦然也予謂古聖王之所以治天下教人以孝弟忠信之義傳之千萬世而不泯者賴書之存李氏好書自其先世常有仕宦名人及籍於學官者尤衆其族之分者如毛田李氏居縣東與通城界賊之據通城琴山大令與其里人抗賊尤力其從弟某以戰死從妹某姑年十五以烈死皆最可紀者詩書之道言於多事之世若

爲少後而卒莫之先焉孝弟忠信之義不必於自全其生而所全者大矣况乎全其身家鄉里且以及天下者卒無出於此哉李氏讀書之效至今表表可見者如是其爲譜之說亦何待人言之余近𢈲出遊康元言余之遊大雲過皋門之時已爲童子與在塾中從先生肅客奉茶酒猶歷歷記之康元今爲名秀才任其家譜事而皋門猶令鐵輔治聲久最余時得其音問因述此以答康元而以序李氏之譜且質之皋門也

李氏族譜序

吾鄉族姓大者至二三百戶聚則有祠堂有譜牒子孫祭祀飲食相連屬不輟此風之厚也而各家之譜牒類皆推本其先上至十有餘世其人生卒葬所皆可據依無妄葢其時代約及元明之間迄今將五百年而人皆安於其鄉

以長子孫以不忘其先如是可不謂生人之幸事歟雖然今之爲祠與譜者吾亦竊有怪焉或姓氏同而宗族異其地近人習則謬相比附以示衆强於是有强同其後人之名派而不顯其前之人此獨其流者也而留心訪求前世者必求知其十餘世之上而巧僞之徒得而中之遂有牽引古人邈遠世籍其相承襲用爲誇美是又亂其源者也凡爲譜與祠而無二者之蔽則得矣李君霞川余戚也譜李氏以示余其始遷之祖曰應宗凡在其譜者皆其苗裔也其流固已潔矣而又出一編曰此近得之臨湘李氏者其書推原於李唐嗣曹王臯而以西平王晟爲臯子道古之子其謬妄可笑如是果以是而加之應宗之族李氏之源不其亂乎余謂霞川宜急去之天下盛姓無過李氏所在縣邑多有巨宗皆欲求其所自可得耶今爲應宗後者

譜應宗之族宜卽以應宗爲始祖而其下譜愼而詳錄焉則亦庶乎爲譜以合族之義矣吾聞李氏之有祠也其家法至嚴子弟有不率者族長咸集祠下責其父兄親屬使自杖之而加訓誨焉故李氏之族至衆大而無暴人是亦吾鄉之美可稱道者也

荷塘寺僧譜序

余家洞庭東岸其南有枝湖二道水漲時湖之入山間浸村落而爲浸者各十餘里名曰上下荷塘湖而荷塘寺居下湖之北在余家南僅五里許嘉慶乙亥余方十一歲隨先兄石林先生讀書寺中寺有僧數十人分爲八九家余時雖幼見僧中每自言房分親疏近遠者怪問之僧曰往時吾寺僧非若今止一徒相傳接也常有一師而兩徒者故有房分而亦自有衰旺續絕與凡人家不異因爲余道

其世次所以然者而僧徒有常修者本余族人幼養於寺時亦童子年與余相若余尤親而識之又僧於人家延請齋誦事例有分主謂之施主而余族爲常修家所主故余長大後雖不常至寺中而數數見常修如族中人也常修之徒曰果明敏慧過於其師余又喜之今年咸豐辛酉果明乃疏其寺僧之世爲譜而請序於余於是去余之讀書寺中之時四十七年矣往時之僧數十人者大都化去其幼者至今僅存如常修者蓋少矣余不能以無感也夫人家之爲譜所以不忘其先祖而親近其宗族若佛之教則舍棄其家而以其法相授者爲宗派乃今之僧徒又皆自幼乞養如人子孫無問其法與否也果明之譜其猶親親之意與余嘗喜遊僧寺往往過古刹而詢其所起則其僧茫然失傳岳州城南有塔矗然湖上之雲中者唐時慈氏

寺塔也累甎實土爲之至今完固不壞爲郡城之傑觀而荷塘別山乃在唐高祖之年自慈氏而分果明之譜云然然則其爲譜也固遠而此寺更歷廢興凡幾矣余之所慨於身世間四五十年者直不足道也

同門賓興會序

郴州喻秀才雲程其考靜齋君與余同年鄉舉而君名在副車余於年輩中未得一識君面君卒後四年秀才見余於長沙出其父友武君所爲同門賓興會序示余請更繫以言且自述君行義甚詳蓋君生平孝友力行爲學深篤不得用於世獨教授學徒多所成就既沒而門人共追思之相率爲會於其生時祝誕之日祀之又以其供祀之餘積息錢爲同門赴試省闈者之助此賓興會所自來而君之教澤在人與其立身本末足爲一世之師者舉可見之

矣自道喪師廢至於今日學者但求通於帖括之文者以為師師易得而益輕余謂果以古君子教人之道行之師亦未為不尊而非實有聞乎聖賢人之學者未可以強而為也秀才之述君生平之言曰吾少時惟知學為文藝耳既而益讀宋儒之書乃知吾之一身如病人然節節患苦不可以忍而不之治也治之幸少差已顧未能盡吾病也嗚呼此非古之省身克己寡過者之言與故其教人為有本而人之受其教者沒而猶嚴事之至於如是之不忘也今之為科舉學者所誦習以資其為文類皆宋儒之言顧未嘗一反之於其身耳以君之治其身思所以教其徒者吾知及門之士進身場屋以應今日有司賓興之舉必皆有斐然儒者之風不徒以利祿溫飽為願矣

岳州官救生局序

洞庭遠在京師數千里外而湖中護險拯溺之事　國家
實經制之無遺雍正時　世宗皇帝特旨起修西湖舵桿
洲蠧巨帑爲中渡泊舟所而乾隆時督撫奏置救生之船
二十有八分布湖東西各險要處皆備蓋博施濟衆堯舜
猶病未有若我　朝　列聖天仁廣大周詳已乃歲久物
敝船或僅有存者及道光閒敏樹從弟士遴不量涓埃倡
設救善堂於鹿角岳城兩處歷請於縣府及大府皆與獎
成其事經咸豐初粵寇之擾亦廢壞其大半同治三年涇
縣翟侯來權巴陵議修復官船按前政有以此上請未果
行者乃與郡伯陶公共申詳省府時中丞惲公方伯石公
實有前謀得詳議遂皆捐廉金命各府縣量集其捐稍提
分岳之稅務卽城中救善舊堂爲官救生局其章程備細
一取之堂而加擴其任事人官與紳士其擇用之無一背

隸預其閒者行之數年活人之功已不可算茲可謂仰體
國家生成莫大之恩而又能通法外之意以濟之者已
瞿侯去縣復以軍興勸輸來民習其惠不勞而事集將還
省下以敏樹頗知局事本末屬序之期以要其後也竊嘗
以謂古今天下之治惟吏奉法爲難爾法常修天下未有
不長治者也今救生局法修矣惟府與縣實居其地而親
督程之考其虛實司其聽治謀其不足副其時宜無入於
濫衿無假於私人無奪於羣役使後此數十百年常如吾
今日所覩聞則先朝利澤垂之於無窮而近來諸名巨
公之績與敦善堂之行於士民者皆賴以有永也

歸震川文別鈔序

嗚呼自四子書之文興而文章不及於古豈人才固使然
哉天下能爲文章之士必皆有聰明傑特非常之才而是

人者自其少時固已學爲四子書之文而其爲文之道亦誠有可以自盡其心而有未易可窮之致乃其心固猶不安於是則又時時習爲傳記序論之作以追逐唐宋之能者而與之後先雖足以名於一時而其氣力亦衰減矣此予所以錄震川歸氏之文而爲之三嘆也蓋明朝始以四子書之文取士而其文莫盛焉三百年間傳者數十家而震川歸氏爲之雄而明之言古文者亦未有如歸氏者也余觀歸氏之文遠宗乎司馬近跡乎歐曾其爲學大精博而其意見亦絕高豈區區甘爲帖括者徒以老困場屋而從遊請業之徒舍是亦無問焉者故出其餘而遂絕一代矣至其古體之文乃其所盡意以爲然擬之古人猶若不逮借使歸氏不生於明而出於唐貞元宋慶歷之間無分其力而窮一生以成其文豈在李翺曾鞏之後哉抑以歸

氏之不遇老而一第終沒於小官當時大箸作皆莫出於其手是又可傷也錄凡八十首爲卷二葢皆余之所私喜者而非以是爲去留也

募建君山北渚亭湘靈廟引

余居君山聽濤閣下一日僧前請曰此故崇勝寺佛閣基也咸豐初寺燬於兵吏爲瓦礫場會退菴居士建設敦善堂船局改爲洞庭龍君廟於此吾衲徒幸得取資焉雖然衲也而無奉佛之宮奚以名且此有大鐘及巨鐵水器數事宋時物也寺若不復客之游而訪古者皆將以爲僧尤其謂之何先生幸在此儻爲具一募疏以謀復舊寺於此旁閒地可乎余曰子知佛之所以爲佛乎佛者神而善救人故人爭事之今以此江湖之大有神者司其水土而爲敦善救生之事者嚴像而祈焉茲其爲佛也多矣奚必如

來迦葉之有定名乎哉且此山唐世道者居之見於唐人之詩僧寺之興葢後而今僧徒食於他廟亦隨世轉移耳已雖然吾猶有意焉君山者古稱湘君帝子之居是也雖神靈本原非人所究知而著在山經爲最古其秩於明祀發揮詠歌於學士之文章尤多葢自洞庭神祀興而行舟利涉之禱移今山之東盡處亦有湘廟而久廢未復而此閣中題奉君山之神尚未足以稱明靈也此左旁有阜稍狹而長草樹翳之常披徑登望其上則後之諸峯屏倚其前者翼張而合其口殆山水之聚耶葢楚辭云帝子降兮北渚渚者水中可居君山其北渚矣而山經言帝女之出入必以飄風暴雨飄風暴雨非神爲之而神以之出入祀之不修宜有懼焉若亭於此阜之前標以北渚之名而中阜爲廟以祀湘君湘夫人於以發山水之勝勢明古神之

食於茲者客之來此茶者盡其瞻而雅者得其意豈不備與而奚以舊寺爲且此山茶名天下歲修茶貢僧實承事而官使人監之亦宜有精潔焙治之所又可附而爲也僧聞余言善之遂欲以請於官而募諸善士因爲之引

募修岳忠武王廟引

南宋岳忠武王精忠炳靈至今其祠廟在天下者若湯陰王之鄉里朱仙鎮王受詔班師地杭州西湖王墓所皆赫然震耀興發後代忠臣義士之心而岳州洞庭乃王誅湖賊楊太處舊有王廟在城南湖岸呂仙亭之前亦頗閎鉅稱櫬居人過客莫不瞻禮其下按宋史秦檜害王後惡聞王姓改岳州爲純州當時人以爲憾夫州名與王姓同檜賊猶聞而畏之則王之靈爽固早奪姦人之魄矣而當時所爲憾者至今乃爲吾郡之光豈不赫然矣哉頃年郡下

罹兵燹特甚呂亭與王廟俱燼爲瓦礫場道士李智亮募貲修亭旣復勝觀而王廟未能就功識者傷之蓋王之明神足以聳動賢士大夫而非有威福以懾尋常男婦行舟商販之倫也智亮才能幹辦尤不妄費故爲之引俾持以徧叩於郡屬高明之門庶幾王靈之託於此者得如湯陰諸處用以風起吾岳之人又況今大軍平賊一時名將帥皆湖以南人其間欲效王忠義涅背字者往往而有幷走請之可也

柈湖文集卷第五

巴陵　吳敏樹　本深　著

書文中子中說後

世多疑文中子王通之書以謂隋書無通傳而其門人皆唐初將相大臣不應其師之賢聖如是而沒之使不彰顯於時則疑其書之僞作而其人亦若未可知者然後之言道學者獨多其書乃謂孟子而後莫之能及余取而讀之是二說者則皆有焉然則其人與其書如之何而定之余試爲之說曰王通隋季之賢士也其天資學力固迥然出於魏晉六代之人而有志乎聖人之道其智足以及之遽而不能忍故未老而著書其所爲續詩書作元經雖未究極乎道要不可謂妄作者其中說則通擬象論語之書通死其家人與門徒崇高通之所爲欲有以重其書者乃取

當世賢士大夫所嘗聞慕相及皆附著之門人以侈通之學之傳之顯而通之道得以益尊此其所以反見疑於後世也與余獨謂通之致疑通誠有責焉爾通之著書也皆彷彿孔子之所爲豈不曰我孔子之後一人哉然通之死年纔三十餘耳其著書固已番矣以孔子之聖而曰三十而立計其時未敢有所爲也至老而不遇乃退而有刪定之事孔子且然況通也哉通豈逆知已年之不永身之不顯而欲以其言也存其道耶聖人之道非言之存也道固存焉通果有道耶如通之所爲蓋孔子之所愼重不敢以易言者則通且賢於孔子耶通既已如此矣又何怪傳其書者爭附會之以尊其名使後之論者疑其事之多虛而甚且意通之或無是人也其有以取之矣嗚呼古之聖人先行後言有以也哉揚雄文章才智之士耳一旦默思深

悟僅乃及之遂敢竊擬聖經比於吳楚僭王之罪逝之書亦雄之類與若二子者不妄擬於聖人而各盡其才以修明孔子之道者其爲賢豈少也哉

書孟子別鈔後上

古之傳文者曰文者以明道也斯言也惟孟子與韓子當之韓子之文未專乎道也專乎道者孟子而已矣前乎孟子者唐虞三代以及於孔氏之門其爲書尚書詩易禮春秋論語然其時聖人在焉道固明於天下而聖人垂之於書以爲道之著焉而已故書以志其事詩以導其情易以盡其神禮以秩其物春秋以正其法而論語者門人記孔子之語蓋始有論說未暇至乎辨也自孔子沒至於戰國道術大裂天下之人承晚周之文弊其風氣已極而爭騁於言辭其爲書皆能自張其說而難敵家之論雄奇詭博

千態萬類今諸子之書僅有傳者尚可見其大概而當時固何如也然則其時之學者固未易決其是非之所從矣孟子於其時獨倡舉先聖王之道發文著議以曉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人卒皆逡巡易志喪失其所執而惟吾道之歸噫孟子之道固至矣而亦其文之功也余讀孟子之書竊窺其所學大要以性善踐形爲本以集義養氣爲功其推而出之爲先王不忍人之政本末終始條列秩然其於當時縱橫形勢之說堅白破碎之辨皆未暇詰難獨闢楊墨以正人心黜言利好戰之徒而崇王道其言皆關萬世之患愈久遠而益信然使以孟子之道而他人爲之書將不勝其迂若拘閡深眇奧極而天下後世卒莫知其所指也今而讀孟子之書如家人常語然豈不以其文之善乎然則所謂文以明道者必如孟子而可焉不然吾恐道之

未足以明而或且幽之也其不然乎其不然乎自孟子外荀卿之書最善然文繁而理寡去孟子固遠矣微獨其道之多疵也余喜學古文古文之道由韓子韓子推原孟子故余於孟子之文尤盡心焉然自宋以來儒者益尊孟子而近代用以課文造士學者講而熟之且急於諸經以是愈不知讀孟子余懼乎是故別鈔爲書而時省誦焉其章句合幷數處微有異章首孟子曰字皆置去不在錄意其舊當然

書孟子別鈔後下

孔子刪正詩書贊易修春秋學者並傳之余讀孟子見其稱春秋者屢矣至於易孔子之所尤好而以知天命者孟子學孔子宜所盡心焉而卒無一言及易何哉其道性善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驗之人心之動而知仁義

禮智皆天之與我者至於陰陽五行降受之際其所以然者則未之及焉豈孟子之智不至乎此耶盖其時天下之爲異學者盛矣其賢智之過者好爲高妙之論乃云道在太極之先而有生天生地之說此正孟子之所甚憂者故其所以語夫道者近而指之惟恐其不切也反而求之惟恐其不實也其於知天之言未數數然也若夫易象之理陰陽化育之事蓋非常人之所能喻而又非學者之所宜急者而敢侈言之哉自宋周子傳太極之圖邵子益以河洛而儒者性命之說益精以深然按其歸亦未有不與孟子合者而其杳冥恍惚之言固孟子之所無也雖然宋儒者之好言乎此者何哉豈不以唐之中世佛學盛矣士大夫之高才者貌托於儒至所以事其身心而自謂有得於道者皆竊自寄於佛氏之徒何則佛之爲說誠有微妙而

可喜者雖韓子昌言排之卒不能勝以至於宋而其風未衰也故程子朱子之言道務推原於天索之洪範易繫中庸之書得其幾微而可識者相與剖析於毫釐之間使夫學者知吾道之未嘗不妙而彼之為妙尚有不至乎吾道者於是天下知佛之果不足學而佛之說且衰以息矣然則程子朱子之心亦猶孟子之心也孟子闢楊墨以吾之平近者勝其不平近者程朱闢佛氏以吾之尤深遠者勝其似深遠者此其所以同歟然自宋至今佛說衰而儒者又或陰同於佛而自岐於儒何耶吾又不能以無疑也孟子之不言易有旨哉有旨哉余故並著之以諗夫知道者

書蕭相國世家

漢高祖醢韓彭千古痛恨平情論之高帝非天資刻毒人也當劉項急爭時二子不免隱情觀望此其取死之由天

下大定封建勢難復行楚梁趙淮南長沙諸王皆因風據之基裂土分藩坐擁大國漢欲因此爲安萬無其理高帝深憂子孫故急急除之自其勢然也淮陰功績無二廢王而侯之誠欲保全終始乃其失志觖望加以名重能高異世之後豈能無變鍾室之事高帝誠忍而爲之耳不然功臣侯者百三十餘人自陳豨反誅外曾無及身罪絕者而獨虐此元功哉後代猜薄之主動祖漢高究其事形豈復相似史公爲蕭相世家覩其命意似若蕭相極意避禍猶幾不免者余乃以爲不然何也蕭何爲人有大才而無雄志愛惜名義不爲奇異之行而亦無富貴溢世之願高帝與之遊舊豈不確知其人故自起事之日獨膺內寄及漢定三秦何收巴蜀漢爭天下何守關中腹心旣委理不致疑所以京索之閒數使勞苦者高帝身當困急恐何聞風

驚懼聊示閒暇耳信如鮑生之說以爲疑之云者何果搖足豈使命所能止哉惟子弟從軍藉以堅高帝屢敗不挫之志何之所爲或出於此然則益封置衛之事非疑耶曰此誠以淮陰故也非帝疑何恐何自疑也夫大臣自疑往往悖而爲叛韓信本以何言起爲大將兩人之相與可知也信以侯廢居長安兩人之相與未改也呂后以信家人告變召何計事何知信不可復救因計除之高帝以此負信又以負何故意何之權而有異謀耳雖然鮑生召平之說於事固無傷也至於用客之言強奪民田欲以自污於民而自疑之形成矣高帝豈不知何之恤民與其圖利之淺哉顧忍而爲此知其權尤甚矣於是怒其請苑而囚繫之繫之者所以爲解也高帝以爲吾繫相國廷臣必有援關中之事以明相國之忠者吾因釋相國相國之忠益明

疑益解矣如曰高帝實以得民疑何置相國而任之治民豈欲其厲民耶且高帝之存疑何若斯之甚也身沒之後呂后太子可復任何哉以此見高帝之果非疑何也計何出繫之後君臣之間必有實相告語明淮陰所以受誅以終安相國之心者但世無由傳知之耳嗚呼自韓彭黥布盧綰韓王信之屬凡爲王者皆以反叛或死或亡張敖親也亦以罪廢蕭何又以事見繫宜其談者紛紛矣史遷尚不能察余乃於數千載後起而辨之其不妄且鑿乎雖然以情知事以勢知情吾豈欲爲漢高強解者耶

書張耳陳餘傳

太史公引太伯延陵責備耳餘其言似於闊遠究詳其旨特欲以讓道正之耳當陳餘投印之時張耳若不乘便收取雖交分少疏何至便相仇殺又若常山剖符之日能以

趙歇竟辭而身與成安等受君侯之號捐前忿去後嫌賢者之風不當如是耶而陳餘既脫身澤中隱身漁獵三縣之封婉辭無受張耳獨侈然爲王得無內媿而投謝哉不此之務徒見利所在若雞鶩爭食者然彼以爲烈丈夫取天下之行也而由古賢高讓之道觀之微乎其無足道矣嗚呼學者能用斯識趣以觀古人以遊當世安往而不得吾意乎

自書金革無辟論後

曾侍郎之以兩次奪情爲疑也蓋其起前喪從戎之日嘗有事平補行心喪之請故欲遂請終制而以問於人荅其問者皆曰當依 朝命而已愚獨以爲未盡蓋記之言君子不奪人之親者謂君不以事命之亦不可奪親者謂君雖命之而亦不受也君父之重一也一故不能以相奪今

身在軍者雖父母在不得顧養而必致於一死此義人人之所曉也君之重可以奪人之子之養者父不得以私其子其義不係於其子也若喪則子之事也子之義固可以辭於君有以君重而不得自私其子者無以君重而不得自私其父者然則曾公必當終制與曰當終制而必不得然非獨　朝命之謂也曾公以募勇起軍於今六年東南之事曾公實爲之倡兵勇將佐相隨起者實尸主之而江西諸郡方急釋而去其憂彌大假而當終制三年其卒能自安於其心乎始曾公在軍中聞訃奏後遽馳歸左郎中以其不俟　朝命大非之愚以爲江西去其家近而軍事暫有所付雖未盡於禮其心可原也奔喪之急急在其爲子而不能無少緩於爲臣既葬卒哭矣則若曾公之爲臣者又急於其爲子也古者臣有大喪君命三年不呼其門

而記又有曰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竊嘗思之古天子諒闇三年百官聽於冢宰之禮自周世已不能行而天子於諸國及諸國君臣之所有其事者亦必不能以終喪無與國時勢然也此金革無辟之所以通行而子夏氏之所以疑也今若曾公之事而百日之後復起從戎有何嫌乎比聞　朝旨已給假三月且賞銀四百兩治喪　聖恩高厚非尋常奪人親之可論而曾公於事必不可辭則又非奪親也其爲子也其爲臣也一事而已矣今曾公實有終制不得之心而余幸無他私於曾公之意然余之議此猶懼焉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夫禮者固士人之所得議襲於牀禮也又禮之微也而子游以專諾蒙譏

況於喪不終制犯禮之罪無大於此而余何人敢言之故復著其說以白於當世之知禮者

書李翱文後

李翱之文章甚高其自許亦至其所數自稱舉若高愍女楊烈婦碑寄弟正辭書之類余取而再四讀之信乎其辭之能也翱他文莫不皆然觀翱之所以為文與其所自力於道者其於自處不肯居韓子下亦明矣余獨悲夫翱之道不用於時其文顯於後世雖顯矣卒能熟而復之者幾人哉則翱之信於己而必於人者可謂艱且孤矣然後世之人苟能知翱文而好之者其於文與道必深非其深者亦不足以知翱文而好之翱之信於己而必於人者果不為虛也哉

書李翱復性書後

學者皆曰道學至宋而明周子程子始得之吾不謂然也凡古今之學者其所嚮向而趨之者大略有時代焉則亦有風氣焉其變也巧漸人特就其盛者而名之爾冬之寒也不能一日而爲夏之暑也而言暑者必至乎大暑惟其盛者爾余觀唐之中世古文之道既昌儒之治經者始能脫離箋疏薄陋專家而自求乎聖人之心其時爲佛之徒者方治其學益精以深韓子辟人道之大者闢之而歸佛者未已李翺於是援中庸誠明之說作復性之書翺之說自今日視之若恆言已爾又未離於佛焉然當翺之世豈復有能爲是言者耶翺之爲是言也有天焉所謂時代風氣之有變者非耶故曰道學始於周程吾不謂然也周程其盛爾若曰始於李翺者猶可也

書孫樵書何易于後

孫樵書何易于使有得於史官卒易于所以傳而炳然爲唐循吏者樵之文也方易于之令益昌而考止中上也豈意有文如樵者書其事而闡於後耶則以夫天下之大獨無賢長吏如易于而不遇其人如樵者耶蓋以今度之今以一行省數千里之間州縣多者百餘少亦數十其間能有治聲而人樂稱道者問其實率無若易于之爲者不過獄訟期會稍爲善而已然則易于之賢固僅耶或言今州縣之不得人蓋有由也往者國家用前世行取之例州縣吏治行尤茂異者得入爲臺省官多遂至通顯故雖有能有不能而猶或勉焉今者選人充溢而途又至多上之人誠無所用之往往讀書成進士不得留於朝而外吏者則奔走監司之前以終其身耳其能任劇縣取美缺者固已難矣況累功積勞至大官耶余曰不然亦在其人而已且

如唐之世何易于止得中上考而鞫信陵爲望江僅見於白居易之詩以陽城之賢自署下下而其時之上考者則督賦役擒盜得往來達官爲好言者類耳今官固有考而由縣令至爲大官者亦每有之獨其得之不能無加樵之所歎耳蓋世風古與今同而君子之仕以爲民非由人之爲也讀樵文慨然識之

書韓子送齊皡序後

齊皡舉進士有司以其宰相之弟形迹嫌疑連枉之使不得而韓子歎之以爲世道之衰上下相疑直道不可復行而有司者遂心以避謗余讀而思之而疑之唐之世士之用於時者皆出於世族今觀唐書宰相世系表一姓之中宰相有以十數者而一代顯聞之人皆著於譜系之間其出身之途不必皆以進士然則齊皡雖枉於有司何害而

韓子猶歎之葢以道之不公其來有由生於私其親戚於私其身世之變而人心之薄也若今之世則又不然天下郡邑之士起家而仕於朝者多閭巷白屋之人其以儒業進者非進士無由而一家之中果世以科第稱盛者葢少於是當其一人隆貴之時朝之碩臣皆其交友則務私援其子弟而進之以余所聞見其父爲宰相尚書其子必登進士入翰林非其材之果可爲進士翰林者也就使其才而他人之才者多屈於所遇彼之才者無屈也當鄉試之歲有子弟在焉則人交指之曰是今茲必舉已而果然及會試又然余所見若此者又比比也而　國家法令所以防此者則有迴避之例凡舉子試者其父兄親戚在試官則使之避而不與於試爲子弟者患其然乃又爭爲速得苟可以無避而與試者即討取而得之是故上下猜疑曰

以益甚法之所以待有司有司之所以自待與待士父兄之待其子弟子弟之所以待其身皆不復以人之理而交相窺伺趨避於其間肆爲負誇無顧忌之事嗚呼是孰使之然哉若齊皞以宰相之弟而連枉於有司吾猶以爲往古之風而三代之直道猶未大遠於人心者也

書方正學文後

古今忠烈臣被禍之慘無如明之方正學先生嘗讀史而痛之及讀先生文集乃知先生之學之大全非徒以死忠名世者也先生之學以顏孟爲必可能伊周爲必可行三代爲必可復其志氣之盛近古未之有比文章下筆輒類韓蘇然特欲用以明道不肯盡意於詞章葢所謂不肯竟學者嗚呼豈非人之尤偉者與論者每憾先生之死湛其族至八百餘人乃欲曲爲之計以謂使先生僅如周是修

王叔英之死臣節固全矣族庶無累乎而不知非先生之義也先生在建文朝親任甚寵討燕書檄皆出其手豈特王周之比哉王周一死則章章已而先生爲之乃類於畏誅及而蚤自盡者爾先生其肯然乎非正言大義死於殿陛之間於道固未足也方成祖挾叔父誅奸臣之名兵既渡江朝臣皆叩馬奉迎謁孝陵而卽天子位蓋將侈然有大居正之意而忘其篡奪之本事矣先生從容以一言正之而斧鉞已加乎成祖之身古之爲亂賊者未嘗不忌乎春秋之誅而加掩覆焉其不能掩則其當身與其威力所及禁制之世人終莫敢一言未有取筆削之斷如是之甚速且厲者而成祖安得不暴怒乎先生豈必欲以言斥篡者之面哉其義如是其言亦如是而不能有損焉剖心抉舌所不辭也而烏知逢禍之至於此乎其至於此則命也

而又何尤焉敏樹讀先生之文竊窺先生之氣之盛實孟子所謂集義以致剛大者其處身之死非獨以氣而盡於義敢竊稽其所由然者以解論者之惑毋徒爲先生痛其禍之已甚而妄有疑也

書西銘講義後

横渠張子西銘之書言乾坤稱父母而推明事天如事親之義其言至大當時程子即取之以敎學者其後朱子又尊信之西銘之書幾與孔孟之言等余謂張子之作所以明儒者之學異於老楊而又不同於墨佛者而其語即不能無少過夫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者不過極言其理耳民果吾同胞乎物果吾與乎同胞者父母天性之愛不可假也聖人所以一視同仁者以人皆天地之生形體性情與吾同推類以及之而憂樂必與之偕耳又以知覺之先

者有或厲之吾身而吾不得辭耳其實固不能以待兄弟者待之也至於物則吾之所裁制以爲人用者愛而長之節之所以盡物之性也鳥獸不可與同羣而可謂斯人吾與之比乎子貢問博施濟衆孔子以爲堯舜猶病而斷其可行於恕之一言其答子路修己而至於安百姓則難之蓋聖人不欲與人爲廣以爲其誠之必不至也而孟子曰君子於物愛之弗仁於民仁之弗親弗仁弗親等級甚爲明白而又有精言之者論禹稷顏子而有同室鄉鄰之喻蓋鈞之斯世之人自禹稷視之則爲同室自顏子視之則爲鄉鄰以其身所處之地而情亦異焉今皆不問而一言之得無過乎竊詳張子之意將以救學者自小自私之弊而擴其偏而不普之心程子朱子意亦如是而明理一分殊之旨以防其所流獨龜山楊氏有兼愛之疑實亦未爲

不達也今世有天主邪教者直稱天爲父而凡人無貴賤老幼皆爲兄弟無父無君而足以倡合庸人以階禍亂究其說類竊西銘之似而背其本者湘鄉羅羅山氏乃中程朱之意爲西銘講義羅山講學而用世爲書之旨蓋遠未屑一言及於今之邪教而余窺其意亦在是並妄議張子之言之過世之君子其無遽罪我而試察之

又書西銘講義後

或曰今之邪教不足道也愚民惑之學士笑焉是烏足與辨余謂不然聖人之所以立教者使天下賢智愚不肖共由其中若言之足以惑愚而不辨是棄人也且惑之甚而賢智又恐有不免者余有所見之往時有村人傭於余家至愚之人也並未嘗識一字一日與舍中諸僮私語曰人莫止說有父母天實生汝地實長汝日月以照汝水火田

穀百物以養汝風以吹汝雨以潤汝是天地之恩至重不可不報余於隔房聞其語大驚怪之察其所居屋中則壁間皆畫爲舟船旌旗戈甲之狀而其人又嘗背人口中唱誦有詞知其必爲齋匪所惑斥之則怒而以言相反乃呼其家人令以歸約禁之遂發狂以死夫是人者之所言微特僮奴聾聽之卽令讀書纔識道理者以一言折其非是其將能乎否乎而又將有妄人自奇反信用之者天地之恩之於生人不待言也而不可報也惟王者一人爲天之所主天下人之所聽命故稱爲天子而有父事天母事地之禮所以爲天下報也然猶尊之而不敢親也郊社之事與宗廟固異矣至於聖人君子之敎則以存心存性爲事天而他無事焉天生人而不失其所以爲人之理卽日報之無出於此西銘之書亦不過發明此理而父母兄弟之

言爲邪者容得藉口大儒以相欺誘故竊論及之嗚呼邪說之生而足以惑人有由矣世敎蔑父母兄弟宗族鄉黨之恩薄民窮而散而邪者誘之此眞學士大夫之非也故聖人之道主於親親而漸推之天下皆得自盡而無散叛之民其道亦無俟多言矣夫

書毛西垣黔苗竹枝詞後

故友毛西垣孝廉客游貴陽時取黔中苗俗事以其族類聚之各爲詠歌成竹枝百首多言男女配合可嗤笑事而其他風習皆具焉竹枝體本出俚謠善道男女風土亦其聲調宛轉所從生也觀是詞者當以謂西垣才思豔逸雖苗俗荒惡而稱之柔冶佚偷其詞樸秀若天成得古歌謠之意又以謂荒裔生野睢盱怪奇可喜愕之態人所希聞見今皆若見其人跳舞叫嘯於前是方志所不能詳繪畫

者所不及而觀其深者則以歎夫詞人才士窮老孤羇無聊遣寄之所作若將以為樂而益知其悲也而余竊思古風詩之篇大半閭巷婦女謳歌因譜以為樂至於桑中之期城隅之俟宛邱婆娑之舞溱洧芍藥之贈可謂淫戲甚矣而聖人存之於經何哉蓋觀其俗而知其所以治之者誦詩聞政之道也苗之為俗亦各有夫婦配偶非直禽獸然者獨其始合恣使自擇而不知其所可恥人之情欲莫甚於男女放而習焉固宜其狂樂益甚無足怪者至於親死而哀苟人也必有是心者其不哭泣而反歌舞樂尸蓋鬼道之蔽非人情也南方蠻夷之土自漢後至今盡以開闢而其人雜居郡城之間顧其習猶仍不變豈非治之者無其人與此詞中楊保苗為播酋楊應龍之後婚喪輒如禮不與他苗同而他苗亦竟有禮節與漢人同者豈非漸

染變化之效與槃瓠妻帝子之事范史南蠻傳稱之實荒唐之傳非人理所宜有彼皆人耳即一以人之道治之撫荒絕亂孰先於此漢光武時任延錫光爲交阯九眞郡守初設媒聘始知婚娶即其事也唐劉禹錫竹枝詞鼎澧閒人久傳歌之使西垣此詞流播黔中官吏有心者聞之思其俗當有以變而苗民通漢語稍知文字者將引以爲戚則此詞其猶古人風刺之用乎奚獨與唐後詩家竹枝較短長工拙而已詞舊有片刻並自注語甚詳今鈔附集末

咸豐八年孟秋月望

詩國風原指後序

詩之道用於邦國天下與尙書同其體有別爾書者直書其事或述其事之言常以一事爲一篇多或數篇而一事其本末皆具也詩則取其事播之樂歌其辭或顯或微而

皆以抑揚反復曲盡其事之情書之所不能直言之所不能畢者皆於詩見之蓋雅頌之事大指章明矣至於風則隱焉及余竊以是說求之乃知其多出於史氏以志其國之故其一事爲篇或數篇一事尤與書同余於周召二南見其皆爲志文王時事之大者於邶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擊鼓皆爲州吁之亂而新臺二子乘舟與鄘柏舟牆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鶉之奔奔皆爲宣姜於衞考槃碩人皆爲莊姜於王黍離君子于役君子陽陽皆爲東遷葛藟采葛大車皆爲鄭伯來朝於鄭將仲子兩叔于田皆爲克段其諸詩皆爲公子爭立於齊著東方之日南山甫田盧令敝笱載驅皆爲襄公文姜於魏沮洳園有桃唐椒聊杕杜皆爲晉棄公族而唐蟋蟀山樞亦皆爲沃於秦蒹葭終南黃鳥晨風無衣皆爲穆公於陳衡門以下八篇皆爲靈

公淫夏氏檜之四篇皆爲鄭桓武立國曹之四篇皆爲晉文公入曹豳風鴟鴞下六篇爲周公東征一役之始末以是推之一國一公之詩其多宜數十百篇通諸國歴數公多且無算而所錄者一事必全而已甚矣其取之少也然則其在錄者蓋非獨其事義之大抑其文詞之工足以稱之今之傳說者特失其所以爲工者而不知也若夫錄詩三百之由吾度之蓋二雅商周之頌二南七月之風與於前世者世宜稍見之矣其成錄之書與國風魯頌而爲三百者則宜一時之所出其爲魯頌之僭而作乎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春秋書魯郊以譏其僭不可悉書書其有變故者此始見於僖公之編則僭郊者僖也晉文公嘗請隧於襄王而不許矣魯何敢僭郊魯舊有禘樂成王所賜以世祀周公者而禘樂之

用實周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故其名曰禘魯之舊用禘其樂章無閒蓋必有減制者而僖公嘗從齊桓逐狄定邢衞備戎戍周及伐楚逦徐以取舒又會于淮齊桓既沒僖乃竊自爲功必緣禘樂之舊以作頌請於周並立周廟以祀稷而王許之亦賄取之爾魯遂以配稷於郊其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僖之始郊也是時周蓋有亘太史者傷王室之遂微諸侯之廢法以周公之後而僭亂至此故得其詩而出之閒之商周二代盛烈之中以顯其夸大虛美之恥其頌也乃所以爲刺也而又並出諸國之風可爲法戒者魯雖去其風其見於齊之刺者抑又不可掩也是故其義公其法平諸侯不敢非以怨而學者爭諱其書遂爲一經之定本矣左傳文公十五年有鄭子家賦載

馳是時國風已行於世而魏秦陳之詩之時猶有在此後者其詩後得也蔡無風者無得也杞許邾莒諸國亦當有詩不錄微也燕無風遠也宋風不入有商頌也楚大國其人最能詩而無風或曰二南當之非也二南周詩也楚稱王其詩必言王風無楚者亦春秋之法也

湘陰郭氏家譜跋

湘陰郭筠仙編修既成其家譜而考論氏族源流同異之見於傳記史策及漢唐金石之文者並論書法義例之稽於古而通於今者爲例言一書其弟叔子意城助教以示余余觀其博洽精審信爲譜學之盛凡譜其族者宜視之非獨一家之藏籍矣郭氏系出虢國春秋左氏傳虢郭異文而公羊僖二年傳稱虞虢事虢皆作郭實一字爾莊二十四年經文郭公蓋書虢事而脫其下文管子書所稱郭

君郎號君也諸侯子孫出奔他國而以本國爲氏顏師古急就篇注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遂姓郭氏按左傳晉滅虢後郎有號射爲晉大夫是郭以國氏之始有明徵者不必其文之爲郭也編修君推原受氏斷出虢仲者精矣古人所以必知其氏姓之所從者其義葢遠也其初生人之別爲姬姜子姒之屬後遂皆以別子爲祖以爲小宗大宗遞嬗而不窮而氏族繁焉然其爲姬姜子姒者故在以明其久而不相離也今之氏猶古之姓也宗法廢而人皆有其可譜之族是亦宗也編修君之譜郭氏斷自其居湘陰之族而考論所及盡乎數千年之流別於譜法不旣大全而無憾矣乎抑其自序爲譜之意又以近日兵警遷徙懼其散而急收之尤仁人之所用心者吾知其能厚於所親而推於天下未已也

書聽雨樓記後

聽雨樓之成居之纔一歲雲松病瘵以亡余遂廢此樓不居而其情事常不忍以言而思思之而獨泣今更日月盈三十載古人所謂一世者余老且死殆可以無悲然平生所有憾於天地間者獨此樓之事也當時以謂家園兄弟之聚期於白首惟其或牽移於官宦而取二蘇公舊語名樓爲志又爲之文記與詩而後此余固長在鄉里不爲四方之人甲寅焚廬之寇樓又獨免獨吾雲松遂蚤去爾假令雲松至今與吾皆在此三十年所謂對牀聽雨之事常得不失其於人世所占稟命之數豈謂過哉而何天之不以假人耶見家鄉之人兄弟六七十而比存者常有也彼不知其爲幸或乃交惡而吾之相與如一人者乃割而斷之豈以其生也衣食之有餘又喜文史樂閒逸而爲是樓

以居得意之甚也而或有奪之耶思名樓之時凡樓之望覽所收納與所爲居處之故皆可以名而獨取於是誠不知其計之已蚤者而樓間揭書語乃云對牀風雨讀蘇州韋氏之詩已成惡讖則豈非氣之先見命之自至者與嗚呼吾今殆可以無悲而忍言之矣適檢理舊文得記稿欲以其事示子孫稍更定其文辭而書於後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是歲爲丙寅吾弟之亡以道光丙申而甲午冬作樓也

記鈔本震川文後

余既刪鈔歸震川之文而序之後三年甲辰擕之京師同年友武陵楊彝珍性農從余借去閱數日端安項孝廉傅霖來訪余蓋從性農所見此書袖以來而乞鈔其序目云因爲余言京師名能古文者有江南梅郎中曾亮其人也

又數日余往答項君而梅先生適來因相見於其座余自是始識梅先生梅先生既見余此書因以語朱御史琦邵舍人懿辰王戶部錫振皆京師治古文學者諸君皆來識余皆以此書故蓋觀古人之文章而錄出其尤可喜者時手而讀之此學者恆事也余之別鈔歸氏之文者亦猶是而京師之人爭相傳語以爲奇異何哉豈不以舉子在京者皆相高以揣摩之文而言古文者固宜性情嗜好特殊不肯以俗學自廢者與而今世言古文又皆相尙以歸氏余特未之知也梅先生爲余言歸氏之學自桐城方靈皋氏後姚姬傳氏得之梅先生蓋親受學於姚氏而其爲文之道亦各異又言王戶部自廣西來京師過洞庭坐船頭哦所鈔歸氏書失手落水中嘗記憶其處而惜之豈知夫洞庭之傍固亦有私喜歸氏之文別鈔爲書如吾子其人

者耶嗟乎歸氏之在當時其輕重於世人何如也而至於今其名既盛以尊學者既皆知師仰其文矣雖心非誠好者猶陽事之而有私喜其文別鈔爲書如余者諸君子覩之若林鳥之鳴而呼其類也蓋世常習於已成風趨於衆慕而當其人之時未有不忽且笑者也余是以尤歎之

劉霞仙中丞遊君山詩跋

今年夏初劉郭兩中丞來遊君山假僕爲山中主人念生羅叟亦至可云盛集而遊事似未極暢而去蓋兩公皆抱偉才分處秦粵方面匡濟時艱爲海內所瞻恃而皆困同事雅故之人意見不合爲所排抑而去兩公始相晤於此曉夕之談不能無喟然人事而忘情山水也然僕從旁覩似筠公微多憤嫉霞公特夷然既別數月霞公信至見示遊記文及詩讀之益信其中之果有以異者記言昔遊洞

庭見君山遙矗湖心如巨人身沒洪濤而聳其髻其不至汩以沈特幸焉耳其後數數過此則君山屹立如故又言山之邱壑阻深回環掩蔽奄有重湖之勝若巨賈富蓄萬有入其室則虛然者夫若是言也霞公故有山於其心而又以其有之乎心者有之乎山也而其爲此詩尤奇睥睨宇宙橫洞古今有蓋世之氣獨立萬物之表而惟其不憂不懼之天云將以廣筠公之意而實以自寫其衷也昔昌黎韓子創爲物不平則鳴之說以概古今之文章而語道之士類言平心其義相背吾觀於物其平者蓋非其盛者也莫平於水水之盛至於洞庭有風動之則大波軒天觀者駭焉莫不平於山而君山突起於瀰漫浩衍之中又不平之盛者故雖非甚高極大而人尤以爲奇必即而遊焉以是知人之心故不能平而喜與不平者遇而一發之及

夫風止浪息大鏡圓澄舟於其中者始樂乎其遊而登於玆山入其中阿則喜其幽深荒寂絕人宇而一無所動作於其間又豈果以其不平爲善者哉然則惟不平而平者乃可以爲平而不平之盛者其平亦盛故論文與語道非二事也霞公之遊記與詩吾皆以是觀之

羅念菴所藏周忠介寒月篇便面眞蹟跋

余向得周忠介一帖乃被逮北行日與文文肅者帖云二鼓登舟旌旗相望於道周生此行亦可謂不落莫矣朔日已渡江回首闕關不勝黯然然日來得素患難學問朝夕與虎狼爲伍亦覺無入不自得也呵呵末款題湛持年丈下書順昌頓首帖用淡黃素紙一小幅高約六寸闊四寸許書雜行草甚偉宕後見他書集載名人尺牘者此帖存焉因疑後人或倣爲未可定眞蹟然余故珍祕之及賊火

余廬帖亦燼每追想悵悵也念妄此藏則忠介爲詩號寒月篇書之摺葉以壽其縣令君而令方擢臺官以去者念妄從父碧泉宮詹得之京師大興翁覃溪學士爲題之忠介此書楷法高妙而詩詞尤清寒入骨以壽人蓋未嘗有若是者可見忠介爲人胸中高潔無纖毫塵累而巖凝寒厲之氣與其時節氣候光景以俱出夫其皎污朝蒙患難而明不可息猶可以物色想似之而吳中有五人者起市井而烈天壤皆舍其生命以殉一清白之孤臣亦若雪之於月相助而爲光也嗚呼豈不異哉今之有重於古人者得其楷墨輒寶之況其文詞如見其人與其事若是寒月之詩乎而余所得其患難中數行與人之牘百世之下誦其言可以起頑懦也曩余在長沙念妄見示墨蹟茲摹刻以寄敬記之並記余舊藏者將以附之不亡爾

居善堂儲善穀施寒衣記書後

移芝翁樂善不倦人也始爲貧諸生爲文章有名餽穀於他人常厚得其奉及爲舉人客京師益廣求海內能文士無窮達皆與爲交游得其一長津津稱說於人其孤旅困乏者時出其脯資以振之予與翁舉鄉爲同年生親所聞見私異其所爲而人或譏其好名其居身極儉陋敝衣冠不易家無多口得蓄贏歲增其產成進士入翰林假歸鄉未嘗以卷牘干人而文章名益高四方書幣爭走其門郡縣吏往來語地方利病人臧否曲直亦率言無所顧畏於是人尤憎忌之然予讀其文集其間則有歲貸備荒田等記皆務爲濟人事嘗獨歎息謂世之階高官擁厚貲田園邸舍無限而行善於家鄉自損其儲以爲久計者常少也翁以書生筆墨之入嗇縮之餘而所爲若此當何所取嫌

於人嗟乎人忌名而惡異固習俗然哉而所稱賢士大夫猶或有動於浮言而不尋求本末者是尤可傷也今年同治壬申九月予遇翁長沙年皆近七十而意氣遠過於予見予問訊數語後卽爲稱某君某君之文且舉誦某篇盡其喜人善猶往時又自出其文曰居善堂儲善穀施寒衣記者以前歲貸之已散施也更出其藏穀二千石歲息四百石爲極貧者市寒衣之用翁又析其家田以半分諸子令勸嗇自贍其半自給及他用所餘歲以增善穀之本欲令至萬石盡行諸事乃已蓋翁之志事本自其先人訓導府君故自其少時卽冀得遭遇當衣被飲食天下之民既以翰林歸曹司會盜躪湖南遽歸以團伍護鄉里卒不屑俯首就一切功勳隱身著書年老矣念平生所志弗就故盡其力而爲此此此非世之齪齪求問田舍者比抑豈多財

散施者所可同論乎古稱樂善不倦翁其人與不知世之論者竟當謂何也